資治通鑑/卷2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二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十三 唐紀二十九

► 卷二百十四

起柔兆攝提格，盡昭陽作噩，凡八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13卷

卷第二百一十三

【唐紀二十九】 起柔兆攝提格，盡昭陽作噩，凡八年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四年（丙寅，公元七二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未，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為廣化王，奚饒樂王李魯蘇為奉誠王。以上從甥陳氏為東華公主，妻邵固；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為東光公主，妻魯蘇。

張說奏：「今之五禮，貞觀、顯慶兩曾修纂，前後頗有不同，其中或未折衷。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，刪改施行。」制從之。

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據賓、橫州反；二月，己酉，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。

上召河南尹崔隱甫，欲用之，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，奏擬金吾大將軍；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，說薦為御史大夫；上不從。丙辰，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，丁巳，以隱甫為

御史大夫。隱甫由是與說有隙。

說有才智而好賄，百官白事有不合者，好面折之，至於叱罵。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為人，且患其權重，融所建白，多抑之。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：「宇文融承恩用事，辯給多權數，不可不備。」說曰：「鼠輩何能為！」夏，四月，壬子，隱甫、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「引術士占星，徇私僭侈，受納賄賂。」敕源乾曜及刑部尚書韋抗、大理少卿明珪與隱甫等同於御史台鞫之。林甫，叔良之曾孫；抗，安石之從父兄子也。

丁巳，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元紘以清儉著，故上用為相。

源乾曜等鞫張說，事頗有狀，上使高力士視說，力士還奏：「說蓬首垢面，席藁，食以瓦器，惶懼待罪。」上意憐之。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，上以為然。庚申，但罷說中書令，餘如故。

丁卯，太子太傅岐王范薨，贈謚惠文太子。上為之撤膳累旬，百官上表固請，然後復常。

丁亥，太原尹張孝嵩奏：「有李子嶠者，自稱皇子，雲生於潞州，母曰趙妃。」上命杖殺之。

辛丑，於定、恆、莫、易、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。

上欲以武惠妃為皇后，或上言：「武氏乃不戴天之仇，豈可以為國母！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後之功，更圖入相之計。且太子非惠妃所生，惠妃復自有子，若登宸極，太子必危。」上乃止。然宮中禮秩，一如皇后。

五月，癸卯，戶部奏今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，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。

秋，七月，河南、北大水，溺死者以千計。

八月，丙午朔，魏州言河溢。

九月，己丑，以安西副大都護、磧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。自王孝傑克復四鎮，復於龜

茲置安西都護府，以唐兵三萬戍之，百姓苦其役；為都護者，惟田揚名、郭元振、張嵩及暹皆有善政，為人所稱。

冬，十月，庚申，上幸汝州廣成湯；己酉，還宮。

十二月，丁巳，上幸壽安，獵於方秀川；壬戌，還宮。

楊思勗討反獠，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，斬首二萬級而還。

是歲，黑水靺鞨遣使入見，上以其國內黑水州，仍為置長史以鎮之。

勃海靺鞨王武藝曰：「黑水入唐，道由我境。往者請吐屯於突厥，先告我與我偕行；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，是必與唐合謀，欲腹背攻我也。」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水。門藝嘗為質子於唐，諫曰：「黑水請吏於唐，而我以其故擊之，是叛唐也。唐，大國也。昔高麗全盛之時，強兵三十餘萬，不遵唐命，掃地無遺。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，一旦與唐為怨，此亡國之勢也。」武藝不從，強遣之。門藝至境上，復以書力諫。武藝怒，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，召，欲殺之。門藝棄眾，間道來奔，制以為左驍衛將軍。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，請殺之。上密遣門藝詣安西；留其使者，別遣報雲已流門藝於嶺南。武藝知之，上表稱：「大國當示人以信，豈得為此欺誑？」固請殺門藝。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、源復不能督察官屬，致有漏洩，皆坐左遷。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。

臣光曰：王者所以服四夷，威信而已。門藝以忠獲罪，自歸天子。天子當察其枉直，賞門藝而罰武藝，為政之體也。縱不能討，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。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，恩不能庇門藝，顧效小人為欺誑之語，以取困於小國，乃罪鴻臚之漏洩，不亦可羞哉！

杜暹為安西都護，突騎施金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。使者宣公主教，暹怒曰：「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？」杖其使者，留不遣；馬經雪死盡。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，發兵寇四鎮。會暹入朝，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，嬰城自守；四鎮人畜儲積，皆為蘇祿所掠，安西僅存。既而蘇祿聞暹入相，稍引退，尋遣使入貢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五年（丁卯，公元七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之西。

初，吐蕃自恃其強，致書用敵國禮，辭指悖慢，上意常怒之。返自東封，張說言於上曰：「吐蕃無禮，誠宜誅夷，但連兵十餘年，甘、涼、河、鄯、不勝其弊，雖師屢捷，所得不償所亡。聞其悔過求和，願聽其款服，以紓邊人。」上曰：「俟吾與王君㚟議之。」說退，謂源乾曜曰：「君㚟勇而無謀，常思僥倖，若二國和親，何以為功！吾言必不用矣。」及君㚟入朝，果請深入討之。

去冬，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，進攻甘州，焚掠而去。君㚟度其兵疲，勒兵躡其後。會大雪，虜凍死者甚眾，自積石軍西歸。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，燒道旁草。悉諾邏至大非川，欲休士馬，而野草皆盡，馬死過半。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，及於青海之西，乘冰而度。悉諾邏已去，破其後軍，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。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，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致仕。上由是益事邊功。

初，洛陽人劉宗器上言，請塞汜水舊汴口，更於熒澤引河入汴；擢宗器為左衛率府胄曹。至是，新渠填塞不通，貶宗器為循州安懷戍主。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、懷、鄭、汴、滑、衛三萬人疏舊渠，旬日而畢。

御史大夫崔隱甫、中丞宇文融，恐右丞相張說復用，數奏毀之，各為朋黨。上惡之，二月，乙巳，制說致仕，隱甫免官侍母，融出為魏州刺史。

乙卯，制：「諸州逃戶，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，隨到准白丁例輸當年租庸，有征役得先差。」

夏，五月，癸酉，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、刺史、都督、節度大使、大都護、經略使，實不出外。

初，太宗愛晉王，不使出閤；豫王亦以武後少子不出閤，及自皇嗣為相王，始出閤。中宗之世，譙王以失愛，謫居外州；溫王年十七，猶居禁中。上即位，附苑城為十王宅，以居皇子，宦官押之，就夾城參起居，自是不復出閤；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，惟侍讀時入授書，自餘王府官屬，但歲時通名起居；其藩鎮官屬，亦不通名。及諸孫浸多，不置百孫院。太子亦不居東宮，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。

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，欲使之知女功。丁酉，夏至，賜貴近絲，人一綟。

秋，七月，戊寅，冀州河溢。

己卯，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。

九月，丙子，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，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，進攻玉門軍；縱所虜僧伽歸涼州，謂君㚟曰：「將軍常以忠通許國，何不一戰！」君㚟登城西望而泣，竟不敢不兵。莽布支別攻常樂縣，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。及瓜州陷，悉諾邏悉兵會攻之。旬餘日，吐蕃力盡，不能克，使人說降之；不從。吐蕃曰：「明府既不降，宜斂城中財相贈，吾當退。」師順請脫士卒衣；悉諾邏知無財，乃引去，毀瓜州城。師順遽開門，收器械，修守備；虜果復遣精騎還，視城中，知有備，乃去。師順，岐州人也。

初，突厥默啜之強也，迫奪鐵勒之地，故回紇、契苾、思結、渾四部度磧徙居甘、涼之間以避之。王君㚟微時，往來四部，為其所輕；及為河西節度使，以法繩之。四部恥怨，密遣使詣東都自訴。君㚟遽發驛奏「四部難制，潛有叛計。」上遣中使往察之，諸部竟不得直。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，渾大德流吉州，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籐州，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；以回紇伏帝難為瀚海大都督。己卯，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為撫州別駕，坐其子與承宗交遊故也。

丙戌，突厥毘伽可汗遣其大臣梅祿啜入貢。吐蕃之寇瓜州也，遺毘伽書，欲與之俱入寇，毘伽並獻其書。上嘉之，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，每歲繼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，以助軍旅，且為監牧之種，由是國馬益壯焉。

閏月，庚子，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，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。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，糾合黨眾為承宗報仇。會吐蕃遣使間道詣突厥，王君㚟帥精騎邀之於肅州。還，至甘州南鞏筆驛，護輸伏兵突起，奪君㚟旌節，先殺其判官宋貞，剖其心曰：「始謀者汝也。」君㚟帥左右數十人力戰，自朝至晡，左右盡死。護輸殺君㚟，載其屍奔吐蕃；涼州兵追及之，護輸棄屍而走。

庚申，車駕發東都，冬，己卯，至西京。

辛巳，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為朔方節度等副大使。禕，恪之孫也。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。時王君　　新敗，河、隴震駭。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為判官，與君　　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，人心浸安。寬，潾之從弟也。仙客本鶉觚小吏，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，為君　　腹心。

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為瓜州刺史，帥餘眾築故城。板干裁立，吐蕃猝至，城中相顧失色，莫有鬥志。守珪曰：「彼眾我寡，人瘡痍之餘，不可以矢刃相持，當以奇計取勝。」乃於城上置酒作樂。虜疑其有備，不敢攻而退。守珪縱兵擊之，虜敗走。守珪乃修復城市，收合流散，皆復舊業。朝廷嘉其功，以瓜州為都督府，以守珪為都督。悉諾邏威名甚盛，蕭嵩縱反間於吐蕃，雲與中國通謀，贊普召而誅之；吐蕃由是少衰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制以吐蕃為邊患，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，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，又征關中兵萬人集臨洮，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，至冬初，無寇而罷；伺虜入寇，互出兵腹背擊之。

乙亥，上幸驪山溫泉；丙戌，還宮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六年（戊辰，公元七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寅，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於曲子城。

甲寅，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，充河北道宣撫使。

乙卯，春、瀧等州獠陳行范、廣州獠馮璘、何游魯反，陷四十餘城。行范稱帝，游魯稱定國大將軍，璘稱南越王，欲據嶺表；命內侍楊思勗發桂州及嶺北近道兵討之。

丙寅，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，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。融請用《禹貢》九河故道開稻田，並回易陸運錢，官收其利；興役不息，事多不就。

二月，壬申，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兼集賢院學士。說雖罷政事，專文史之任，朝廷每有大事，上常遣中使訪之。

壬辰，改擴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。

秋，七月，吐蕃大將悉末郎寇瓜州，都督張守珪擊走之。乙巳，河西節度使蕭嵩、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；忠亮追之，拔其大莫門城，擒獲甚眾，焚其駱駝橋而還。

八月，乙巳，特進張說上《開元大衍歷》，行之。

辛卯，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。時吐蕃復入寇，蕭嵩遣賓客將強弩四千擊之。戰自辰至暮，吐蕃大潰，獲其大將一人；虜散走投山，哭聲四合。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上幸驪山溫泉；己丑，還宮。

十一月，癸巳，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為兵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。

十二月，丙寅，敕：「長徵兵無有還期，人情難堪；宜分五番，歲遣一番還家洗沐，五年酬勳五轉。」

是歲，制戶籍三歲一定，分為九等。

楊思勗討陳行范，至瀧州，破之，擒何游魯、馮璘。行范逃於雲際、盤遼二洞，思勗追捕，竟生擒，斬之，凡斬首六萬。思勗為人嚴，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，故用兵所向有功。然性忍酷，所得俘虜，或生剝面皮，或以刀劈髮際，掣去頭皮；蠻夷憚之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七年（己巳，公元七二九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丁卯，嶲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，拔昆明及鹽城，殺獲萬人。

三月，瓜州都督張守珪、沙州刺史賈師順擊吐蕃大同軍，大破之。

甲寅，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，拔之。初，吐蕃陷石堡城，留兵據之，侵擾河右。上命禕與河西、隴右同議攻取。諸將鹹以為石堡據險而道遠，攻之不克，將無以自還，且宜按兵觀釁。禕不聽，引兵深入，急攻拔之，仍分兵據守要害，令虜不得前。

自是河隴諸軍游弈，拓境千餘里。上聞，大悅，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。

丙辰，國子祭酒楊瑒言，以為：「省司奏限天下明經、進士及第，每年不過百人。竊見流外出身，每歲二千餘人，而明經、進士不能居其什一，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。臣恐儒風浸墜，廉恥日衰。若以出身人太多，則應諸色裁損，不應獨抑明經、進士也。」又奏「主司貼試明經，不務求述作本指，專取難知，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；請自今並貼平文。」上甚然之。

夏，四月，庚午，禘於太廟。唐初，祫則序昭穆，禘則各祀於其室。至是，太常少卿韋縚等奏：「如此，禘與常饗不異；請禘祫皆序昭穆。」從之。綏，安石之兄子也。

五月，壬辰，復置十道及京、都兩畿按察使。

初，張說、張嘉貞、李元紘、杜暹相繼為相用事，源乾曜以清謹自守，常讓事於說等，唯諾署名而已。元紘、暹議事多異同，遂有隙，更相奏列。上不悅，六月，甲戌，貶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，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李元紘曹州刺史，罷乾曜兼侍中，止為左丞相；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為黃門侍郎，兵部侍部裴光庭為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；蕭嵩兼中書令，遙領河西。

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為婚。毛仲為上所信任，言無不從，故北門諸將多附之，進退唯其指使。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：「福順典禁兵，不宜與毛仲為婚。毛仲小人，寵過則生奸；不早為之，恐成後患。」上悅曰：「知卿忠誠，朕徐思其宜。」澣曰：「君不密則失臣，願陛下密之。」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，澣素與察善，出城餞之，因道禁中諫語；察性輕險，遽奏之。上怒，召澣責之曰：「卿疑朕不密，而以語麻察，詎為密邪？且察素無行，卿豈不知邪？」澣頓首謝。秋，七月，丁巳，下制：「澣、察交構將相，離間君臣，澣可高州良德丞，察可潯州皇化尉。」

八月，癸亥，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。左丞相乾曜、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，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，佈於天下，咸令宴樂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。

庚辰，工部尚書張嘉貞薨。嘉貞不營家產，有勸其市田宅者，嘉貞曰：「吾貴為將相，何憂寒餒！若其獲罪，雖有田宅，亦無所用。比見朝士廣占良田，身沒之日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，吾不取之。」聞者是之。

辛巳，敕以人間多盜鑄錢，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；其採銅鉛錫者，官為市取。

宇文融性精敏，應對辯給，以治財賦得幸於上，始文置諸使，競為聚斂，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，百姓皆怨苦之。為人疏躁多言，好自矜伐，在相位，謂人曰：「使吾居此數月，則海內無事矣。」

信安王禕，以軍功有寵於上，融疾之。禕入朝，融使御史李寅彈之，洩於所親。禕聞之，先以白上。明日，寅奏果入，上怒，九月，壬子，融坐貶汝州刺史，凡為相百日而罷。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，皆祖於融。

冬，十月，戊午朔，日有食之，不盡如鉤。

宇文融既得罪，國用不足，上復思之，謂裴光庭等曰：「卿等皆言融之惡，朕既黜之矣，今國用不足，將若之何！卿等何在佐朕？」光庭等懼不能對。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，又貶平樂尉。至嶺外歲餘，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巨萬計，制窮治其事，融坐流巖州，道卒。

十一月，辛卯，上行謁橋、定、獻、昭、乾五陵；戊申，還宮；赦天下，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。十二月，辛酉，上幸新豐溫泉；壬申，還宮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八年（庚午，公元七三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卯，以裴光庭為侍中。

二月，癸酉，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，選勝行樂，自宰相至員外郎，凡十二筵，各賜錢五千緡，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，迭使起舞，盡歡而去。

三月，丁酉，復給京官職田。

夏，四月，丁卯，築西京外郭，九旬而畢。

乙丑，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。先是，選司注官，惟視其人之能否，或不次超遷，或老於

下位，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；又，州縣亦無等級，或自大入小，或初近後遠，皆無定制。光庭始奏用循資格，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，官高者選少，卑者選多，無問能否，選滿即注，限年躡級，毋得逾越，非負譴者，皆有升無降；其庸愚沉滯者皆喜，謂之「聖書」，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。宋璟爭之不能得。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。

五月，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。

初，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，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。左丞相張說謂人曰：「奚、契丹必叛。可突干狡而很，專其國政久矣，人心附之。今失其心，必不來矣。」己酉，可突干弒邵固，帥其國人並脅奚眾叛降突厥，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、邵固妻陳氏皆來奔。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，又命中書舍人裴寬、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、河東、河南、北分道募勇士。六月，丙子，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，以御史大夫李朝隱、京兆尹裴胄先副之，帥十八總管以討奚、契丹。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。張說退，謂學士孫逖、韋述曰：「吾嘗觀太宗畫像，雅類忠王，此社稷之福也。」可突干寇平盧，先鋒使張掖烏承玭破之於捺祿山。

壬午，洛水溢，溺東都千餘家。

秋，九月，丁巳，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，然竟不行。

吐蕃兵數敗而懼，乃求和親。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。上曰：「贊普嘗遺吾書悖慢，此何可捨！」對曰：「贊普當開元之初，年尚幼稚，安能為此書！殆邊將詐為之，欲以激怒陛下耳。夫邊境有事，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，妄述功狀以取勳爵。此皆奸臣之利，非國家之福也。兵連不解，日費千金，河西、隴右由茲困敝。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，因與贊普面相約結。使之稽顙稱臣，永息邊患，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！」上悅，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。贊普大喜，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。冬，十月，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，表稱：「甥世尚公主，義同一家。中間張玄表等先興兵寇鈔，遂使二境交惡。甥深識尊卑，安敢失禮！正為邊將交構，致獲罪於舅；屢遣使者入朝，皆為邊將所遏。今蒙遠降使臣，來視公主，甥不勝喜荷。倘使復修舊好，死無所恨！」自是吐蕃復款附。

庚寅，上幸鳳泉湯；癸卯，還京師。

甲寅，護密王羅真檀入朝，留宿衛。

十一月，丁卯，上幸驪山溫泉；丁丑，還宮。

是歲，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。

突騎施遣使入貢，上宴之於丹鳳樓，突厥使者預焉。二使爭長，突厥曰：「突騎施小國，本突厥之臣，不可居我上。」突騎施曰：「今日之宴，為我設也，我不可以居其下。」上乃命設東、西幕，突厥在東，突騎施在西。

開府儀同三司、內外閒廄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寵，驕恣日甚，上每優容之。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、左監門將軍唐地文、左武衛將軍李守德、右威衛將軍王景耀、高廣濟親善，福順等倚其勢，多為不法。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，怏怏形於辭色，上由是不悅。

是時，上頗寵任宦官，往往為三品將軍，門施棨戟；奉使過諸州，官吏奉之惟恐不及，所得賂遺，少者不減千緡；由是京城第捨、郊畿田園，參半皆宦官矣。楊思勗、高力士尤貴幸，思勗屢將兵征討，力士常居中侍衛。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；甚卑品者，小忤意，輒詈辱如僮僕。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。

會毛仲妻產子，三日，上命力士賜之酒饌、金帛甚厚，且授其兒五品官。力士還，上問：「毛仲喜乎？」對曰：「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：『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！』」上大怒曰：「昔誅韋氏，此賊心持兩端，朕不欲言之；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！」力士因言：「北門奴，官太盛，相與一心，不早除之，必生大患！」上恐其黨驚懼為變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十九年（辛未，公元七三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戌，下制，但述毛仲不忠怨望，貶瀼州別駕，福順、地文、守德、景耀、廣濟皆貶遠州別駕，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，連坐者數十人。毛仲行至永州，追賜死。

自是宦官勢益盛。高力士尤為上所寵信，嘗曰：「力士上直，吾寢則安。」故力士多留禁中，稀至外第。四方表奏，皆先呈力士，然後奏御；事小者力士即決之，勢傾內外。金吾大將軍程伯獻、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為兄弟；力士母麥氏卒，伯獻等被發受吊，

擗踴哭泣，過於己親。力士娶瀛州呂玄晤女為妻，擢玄晤為少卿，子弟皆王傅。呂氏卒，朝野爭致祭，自第至墓，車馬不絕。然力士小心恭恪，故上終親任之。

辛未，遣鴻臚卿崔琳使於吐蕃。琳，神慶之子也。吐蕃使者稱公主求《毛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。正字於休烈上疏，以為：「東平王漢之懿親，求《史記》、《諸子》，漢猶不與。況吐蕃，國之寇仇，今資之以書，使知用兵權略，愈生變詐，非中國之利也。」事下中書門下議之。裴光庭等奏：「吐蕃聾昧頑鬙，久叛新服，因其有請，賜以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庶使之漸陶聲教，化流無外。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，不知忠、信、禮、義，皆從書出也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遂與之。休烈，志寧之玄孫也。

丙子，上躬耕於興慶宮側，盡三百步。

三月，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，賜書吊之。

丙申，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，以張良配饗，選古名將，以備十哲；以二、八月上戊致祭，如孔子禮。

臣光曰：經緯天地之謂文，戡定禍亂之謂武。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，未之有也。故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伊尹、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，孔子雖不試，猶能兵萊夷，卻費人，曰：「吾戰則克」，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？孔子所以祀於學者，禮有先聖先師故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孔子者，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！古者有發，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，贏股肱，決射御，受成獻馘，莫不在學。所以然者，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；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，奚所不為矣！自孫、吳以降，皆為勇力相勝，狙詐相高，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！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，為後世學者之師；使太公有神，必羞與之同食矣！

五月，壬戌，初立五嶽真君祠。

秋，九月，辛未，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，請於赤嶺為互市；許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丙申，上幸東都。

或告嵩州都督解人張審素贓污，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。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，殺

告者，謂汪曰：「善奏審素則生，不然則死。」會救兵至，擊斬之。汪奏審素謀反，十二月，癸未，審素坐斬，籍沒其家。

浚苑中洛水，六旬而罷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二十年（壬申，公元七三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為河東、河北行軍副大總管，將兵擊奚、契丹；壬申，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為副總管。二月，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忠烈，三月，賜爵代國公，仍於東、西嶽立碑，以銘其功。金藏竟以壽終。

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、契丹，含章與虜遇，虜望風遁去。平盧先鋒將烏承禕言於含章曰：「二虜，劇賊也。前日遁去，非畏我，乃誘我也，宜按兵以觀其變。」含章不從，與虜戰於白山，果大敗。承玼引兵出其右，擊虜，破之。己巳，禕等大破奚、契丹，俘斬甚眾，可突干帥麾下遠遁，餘黨潛竄山谷。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。禕引兵還。賜李詩爵歸義王，充歸義州都督，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。

夏，四月，乙亥，宴百官於上陽東洲，醉者賜以衾褥，肩輿以歸，相屬於路。

六月，丁丑，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。上命裴耀卿繼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，耀卿謂其徒曰：「戎狄貪婪，今繼重貨深入其境，不可不備。」乃命先期而往，分道並進，一日，給之俱畢。突厥、室韋果發兵邀隘道，欲掠之，比至，耀卿已還。

趙含章坐贓巨萬，杖於朝堂，流瀼州，道死。

秋，七月，蕭嵩奏：「自祠后土以來，屢獲豐年，宜因還京賽祠。」上從之。

敕裴光庭、蕭嵩分押左、右廂兵。

八月，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。說薨，蕭嵩繼之。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《明慶禮》，祈谷、大雩、明堂，皆祀昊天上帝；嵩又請依上元敕，父在為母齊衰三年。皆從之。以高祖配圜丘、方丘，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，睿宗配明堂。九月，乙巳，新禮成，上之，號曰《開元禮》。

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，殺刺史韋俊，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。

壬子，河西節度使牛仙客加六階。初，蕭嵩在河西，委軍政於仙客；仙客廉勤，善於其職。嵩屢薦之，竟代嵩為節度使。

冬，十月，壬午，上發東都；辛卯，幸潞州；辛丑，至北都；十一月，庚申，祀后土於汾陰，赦天下；十二月，辛未，還西京。

是歲，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採訪處置使增領衛、相、洛、貝、冀、魏、深、趙、恆、定、邢、德、博、棣、營、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。

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，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。

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開元二十一年（癸酉，公元七三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巳，祔肅明皇后於太廟，毀儀坤廟。

丁巳，上幸驪山溫泉。

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，以討勃海王武藝；庚申，命太僕員外卿金思蘭使於新羅，發兵擊其南鄙。會大雪丈餘，山路阻隘，士卒死者過半，無功而還。武藝怨門藝不已，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，不死；上命河南搜捕賊黨，盡殺之。

二月，丁酉，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；許之。

三月，乙巳，侍中裴光庭薨。太常博士孫琬議：「光庭用循資格，失勸獎之道，請謚曰克。」其子稹訟之，上賜謚忠獻。

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。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，將薦之；丘聞之，固讓於右丞韓休。嵩言休於上。甲寅，以休為黃門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休為人峭直，不干榮利；及為相，甚允時望。始，嵩以休恬和，謂其易制，故引之。及與共事，休守正不阿，嵩漸惡之。宋璟歎曰：「不意韓休乃能如是！」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，小有過差，輒謂左右曰：「韓休知否？」言終，諫疏已至。上嘗臨鏡默然不樂，左右曰：「韓休為相，陛下殊瘦於舊，何不逐之！」上歎曰：「吾貌雖瘦，天下必肥。蕭嵩奏事常順指，既退，吾寢不安。韓休常力爭，既退，吾寢乃安。吾用韓休，為社稷耳，非為身也。」

有供奉侏儒名黃，性警黠。上常憑之以行，謂之「肉幾」，寵賜甚厚。一日晚入，上怪之。對曰：「臣向入宮，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，臣掀之墜馬，故晚。」因下階叩頭。上曰：「但使外無章奏，汝亦無憂。」有頃，京兆奏其狀。上即叱出，付有司杖殺之。

閏月，癸酉，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於都山，敗死。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，屯於榆關之外。可突干引突厥之眾來合戰，奚持兩端，散走保險；唐兵不利，英傑戰死。餘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，虜以英傑首示之，竟不降，盡為虜所殺。楚玉，訥之弟也。

夏，六月，癸亥，制：「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，委吏部臨時擢用；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。」雖有此制，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，猶踵行之。是時，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，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，而入仕之塗甚多，不可勝紀。

秋，七月，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九月，壬午，立皇子沔為信王，泚為義王，潍為陳王，澄為豐王，憓為恆王，淙為梁王，滔為汴王。關中久雨谷貴，上將幸東都，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，對曰：「關中帝業所興，當百代不易；但以地狹谷少，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。臣聞貞觀、永徽之際，祿廩不多，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，足以周贍，乘輿得以安居。今用度浸廣，運數倍於前，猶不能給，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。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，自都轉漕，稍實關中，苟關中有數年之儲，則不憂水旱矣。且吳人不習河漕，所在停留，日月既久，遂生隱盜。臣請於河口置倉，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，官自雇載分入河、洛。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，

至者貯納，水險則止，水通則下，或開山路，車運而過，則無復留滯，省費巨萬矣。河、渭之濱，皆有漢、隋舊倉，葺之非難也。」上深然其言。

冬，十月，庚戌，上幸驪山溫泉；己未，還宮。

戊子，左丞相宋璟致仕，歸東都。

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，面折嵩短，上頗不悅。嵩因乞骸骨，上曰：「朕未厭卿，卿何為遽去！」對曰：「臣蒙厚恩，待罪宰相，富貴已極，及陛下未厭臣，故臣得從容引去；君已厭臣，臣首領且不保，安能自遂！」因泣下。上為之動容，曰：「卿且歸，朕徐思之。」丁巳，嵩罷為左丞相，休罷為工部尚書。以京兆尹裴耀卿為黃門侍郎，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，起復中書侍郎，並同平章事。

是歲，分天下為京畿、都畿、關內、河南、河東、河北、隴右、山南東道、山南西道、劍南、淮南、江南東道、江南四道、黔中、嶺南，凡十五道，各置採訪使，以六條檢察非法；兩畿以中丞領之，餘皆擇賢刺史領之。非官有遷免，則使無廢更。惟變革舊章，乃須報可；自餘聽便宜從事，先行後聞。

太府卿楊崇禮，政道之子也，在太府二十餘年，前後為太府者莫能及。時承平日久，財貨山積，嘗經楊卿者，無不精美；每歲句駁省便，出錢數百萬緡。是歲，以戶部尚書致仕，年九十餘矣。上問宰相：「崇禮諸子，誰能繼其父者？」對曰：「崇禮三子，慎餘、慎矜、慎名，皆廉勤有才，而慎矜為優。」上乃擢慎矜自汝陽令為監察御史，知太府出納，慎名攝監察御史，知含嘉倉出給，亦皆稱職；上甚悅之。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，皆下本州征折估錢，轉市輕貨，徵調始繁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